



大会

正式记录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

第一四五二 次会议逐字记录
1995年7月18日,星期二,下午3时举行
纽约

执行主席: 班古拉先生 (塞拉利昂)

下午4时开会。

工作安排

主席(以英语发言): 对于决议草案A/AC.109/L.1836和决定草案A/AC.109/L.1837有没有进一步评论?

维斯瓦纳坦先生(印度)(以英语发言): 在我们考虑我们困难的解决办法前,我想请秘书处澄清一下如果我们必须推迟讨论的话所要采取的做法,我们可以推迟多久?这样做的影响如何?在我们考虑我今天上午提到的各种选择时,这一信息将对我们有用作。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请委员会秘书发言。

季米特利切夫先生(委员会秘书)(以英语发言): 印度代表指的是推迟至9月还是在这个星期推迟几天?

维斯瓦纳坦先生(印度)(以英语发言): 我指的是也许是推迟至下一个月,即8月,但是在大会第四十九届会议结束之前。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请委员会秘书发言。

季米特利切夫先生(委员会秘书)(以英语发言): 各位成员知道委员会应在8月底或9月初复会,以便听取主席关于他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就专门机构关于非自治领土工

作协商的报告。这样委员会就反正要开会,各位成员可将那个项目同那些委员会如果决定要推迟的项目结合在一起。

萨马迪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英语发言): 就这两个项目达成协商一致需要很长时间,我想知道在那个期间我们能举行多少次会议,或是落实的情况是否会比现在好得多。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请委员会秘书发言。

季米特利切夫先生(委员会秘书)(以英语发言): 以前几年发生的情况为依据,我认为委员会在8月底和9月初不会是将举行一次或两次会议。当然,这要由委员会决定。视协商的结果,它也许需要更多时间。那么我们就必须为此目的举行更多会议,以便委员会能在大会第五十届会议开始之前完成其今年的工作。

姆万布卢库图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以英语发言): 印度代表要求了解的进一步情况在我们考虑采取什么步骤时极为有用。如果今天早些时候我们知道有这样一次机会的话,我们也许可以缩短我们的会议。让我们在确定具体怎么做的时候考虑秘书的答复。就我来说,我认为如果大家都同意推迟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时间用来进行谈判或协商,或者甚至可以授权主席进行活动设立某种“主席之友”,我们全体都可以向主席之友提出修改或改

进或采取其他措施使我们能达成一致。我们是否需要对这些案文进行表决将取决于我们的进展情况。

奇切尔巴克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国代表团认为秘书刚刚提供的情况十分重要和有用。它使我们有机会进行协商,使我们能对有关这两项草案案文的局势进行切实研究。我国代表团将尽力确保在这些协商过程中委员会各成员就这些问题达成一致,或至少在协商一致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以便在我们复会时能通过文件。我国代表团将请委员会全体成员利用议事规则向我们提供的机会就这些十分重要的项目达成共同做法。

我国代表团已说过,这些问题极其重要。我们决不能失去那些推进委员会工作的机会。

汗-卡明斯夫人(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以英语发言):秘书刚刚提供的情况的确非常有用并使我们有更多一些时间和灵活性决定如何对待我们的工作。我想今天上午有人提及增加会议次数的可能性,但我不认为所有代表团都给予这么密切的注意。但是当我们中间一些人显然感到我们需要对这些草案的案文做一些更仔细的工作时,我们没有必要仓促通过决定。我很高兴听到我们可能有更多的时间可以使用;我希望大多数成员会同意我们可以把这些时间用来就这些草案案文进行工作,以争取达成某种协商一致。

如果我们不能达成一致,我们仍然可以选择在8月底某个时候进行表决。

奎托夫人(古巴)(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们和其他代表团一样注意到了秘书提供的信息,我向各位成员保证今天上午我们不了解这一点。在我们看来,它对辩论没有提供什么新的东西。在我们看来,解决问题不取决于我们能增加多少次会议或者我们能在多短的时间里恢复我们的工作。我国代表团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我们需要推迟通过对我们工作带根本性的一项决议草案和一项决定草案,或者为什么这些案文的命运应取决于一个讨论会的建议,而这些建议不能被认为是特别委员会工作的指导方针。

我们将认真关注这场辩论,当然,我们还愿了解如何制定我们现在作出的决定。但是,古巴代表团愿正式表明,

整个委员会已决定仅注意到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讨论会的报告。有鉴于此,委员会不能核可这份报告,因为有许多意见分歧,对我们应该如何进行提出了问题。因此,古巴不接受本委员会两份基本文件应视讨论会结果而定的意见。

我们将在适当时候铭记这些提议,但讨论会的建议决不能被视为对本委员会工作的指示。因此,应该明确阐明,委员会仅仅注意到讨论会的建议。如果必要,我国代表团将参加随后进行的协商,但是,如果我们将8月份开会的话,我们认为,我们应该在本届会议上解决这个问题。我重申,我们愿意参加这种协商,但对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讨论会制定的各项建议不作任何承诺。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要向古巴代表保证,已注意到他的建议。

萨马纳先生(巴布亚新几内亚)(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将赞同在这个问题上的协商一致观点,但我愿提出时间是否充分的问题,即是否有足够时间进入谈判进程。我们估计可能需要一个星期,但是如果需要更长时间,而我们又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则这对必要的联合国机构以后的审议工作会产生什么全面影响呢?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希望,委员会将在我们作出决定前考虑这些影响。

萨马迪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英语发言):对不起,我要再次发言。由于秘书处已经对我有关会议时间的问题作了答复,因此我们知道,我们通常在8月只有一次或两次会议。对大家来说都很明显的是,我们同现在一样不能在一次或两次会议上作出结论。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这个问题对大家来说,都很明显。我们可以在8月或9月增列的任何内容,现在都可以加上。我们花了这么多天的时间,但甚至在近几天来提出的很小的建议上都没有达成一致。因此,我认为,9月份也不会有什么变化,那时我们将同现在一样原地不动。因此,最好现在就作出一项决定。我愿再次重申我国代表团对我们的印度同事今天所提出的建议所持有的立场,即我们应该通过摆在我们面前的各项草案,并在大会和第四委

员会届会期间进行进一步讨论,这可以指导特别委员会下届会议的工作。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认真地听取了刚才提出的各项建议。在我看来,大家对把这两份文件草案推迟到9月通过似乎有了越来越多的共识。情况可能确实如此,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认为我们将在现在至9月期间有充分时间进行协商。如果这就是决定的话,我一定会努力进行协商,希望我们将在今年9月能够更接近于就案文达成一致,然后能够使它们获得通过。

但是,这仅仅是我对目前情况的理解。正如今天上午所发生的那样,情况是可以改变的。

奇切尔巴克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这种合理的办法。在我看来,承认无论我们多么努力工作都不能达成协议一致是根本不准确的。我们必须首先努力这样做。我必须表明,我们甚至还没有努力这样做。当然,铭记着这个问题的复杂性,需要一些时间,但鉴于秘书处提供给我们的信息,本委员会现在有这种机会。

我国代表团认为,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现有的时间进行双边和多边协商。我国代表团愿意从事任何形式的工作,并愿意本着委员会的利益和达成协商一致的愿望进行工作。我认为,说我们现在不能进行协商或试图预测其结果从根本上说都是不准确的。我要告诉我的伊朗同事,上帝是伟大的,我们希望,我们将设法在他的协助下解决我们的问题。

奎托夫人(古巴)(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在就这个问题作出或接受最后决定前,我要请你正式地再次向我国代表团保证,在我们下届会议前——无论是8月还是9月——进行的谈判将不是非正式的。

当我说“非正式的”时,我指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我国代表团愿意灵活和客观地参加任何协商。但是,我们不愿意牺牲由于非常具体的原因而没有在本届会议上通过的这两份文件草案,也不准备对它们进行最后时刻的协商,或考虑幕后分发非正式文件。就这两份文件草案进行的任何实质性谈判都要在本委员会正式会议上进行,如果

有必要进行非正式协商,则必须进行这种协商,以便能够进行各有关代表团都能参加的实质性谈判。

我们已经很灵活,但是,正如我已经表明的那样,我们不能允许象现在这样对待这两份文件草案,我们也不会不能在不能进行实质性谈判的非正式程序中对它们进行讨论。

维斯瓦纳坦先生(印度)(以英语发言):我越听就越感到困惑。我有一种沉重的感觉,即我们又慢慢回到了我们开始时的立场。

委员会陷入这一困境并不是出于自己的选择,而是并非它自己造成的现况所导致的。也许我是错的,但我不能不感到,鉴于不仅在决议草案和决定草案的内容,而且在涉及委员会的根本问题和远远超出草案范围的问题方面存在各种不同观点,因此我们推迟采取行动以便进行进一步协商和讨论不会取得很多结果。我认为,即使在协商后,我们也许不可能达成每个人都同意、能取得协商一致的结果。

正如古巴代表所指出的那样,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所举行的讨论会产生了一些新的思想和办法。然而,我认为我们应该在第四委员会于9月份举行会议之前给我们自己更多的时间对它们进行消化。鉴于大会曾以压倒多数采纳了去年的两项相应的行动,而且自那以后没有出现影响这两项草案内容的重大发展,我经过认真考虑后建议,委员会考虑不需修正通过决议草案和决定草案对它有利。

如果我们开始讨论各项修正,我不知道这项工作何时能结束。即使开三四个星期的会也不够。而且我认为,甚至再进行为期两三个星期的协商也不可能产生协商一致。

因此,似乎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我们通过决议草案和决定草案。我对许多修正和修改建议都不了解。似乎委员会大多数成员都对去年通过的决议没有意见。主席先生,我请你把这一点考虑在内。我同意草案的一些方面需要进行审议,但是这项工作今后可在第四委员会进行。如果我们开始这项工作,我们不可能把它完成。

不管怎么说,委员会已经迫不得已牺牲了它的时间。我们已被置于这种困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作出艰

难的决定,最好的办法是迅速这样做。推迟采取行动丝毫无助于委员会的事业。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想向作为代表聚集在这里为委员会服务的所有成员发出一项呼吁并提出一项艰巨的任务。如果推迟采取行动最有利于委员会和它服务的人民,那么我们大家就同意这样做,直到我们能够再继续下去。但是如果这样做不能解决问题,如果我们只是延长无休止的辩论--而且各位代表认为,这样做不会使我们有任何进展--我呼吁现在通过我们所能接受的决定。

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但我们必须作出这种选择。

姆万布卢库图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以英语发言):我们的辩论持续时间越长,我的思路就越乱。

我国代表团始终赞成按现有案文通过决议草案和决定草案。然而,尤其是在今天下午出现了一些变化后,我认为我们正在取得某种进展,据此,我们可以推迟就这些问题采取行动--但不是推迟通过决议草案和决定草案。这是我到目前为止的理解。

我的看法是--我相信秘书处查一下也会证实这一点--今天上午大多数成员都赞成通过两项草案,有待今后再根据现有的各种程序作改动,在听取了尤其是古巴代表的发言后,我认为我们中的一些人正在形成这样的意见,即“通过这两项草案将是正确的办法。我们对这两项草案没有异议。我们希望达成一致。达成一致当然很好,但并不是唯一的出路。我们愿意进行表决”。

但也许从现在到8月份,或者是我们讨论有关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进行协商的各种问题的任何时候,我们可以承诺对各种考虑,尤其是古巴提出的考虑作出保证--保证不会削弱或丢弃任何东西。我们不必重复我们自己说的话。这项决议草案和这项决定草案是非常重要的,它们并不象一些人所说的那么有争议性。我们都同意它们是严肃重要的措施,因此我们只需进行不会削弱其重要性的真正的讨论和协商。

我可以接受推迟采取行动--但不是推迟通过决议草案和决定草案--如果这一点能够得到接受的话。我们正在接近尾声,我们可以确信这些项目将不会被弃置一边。

这样我希望我们能够继续下去。

奇切尔巴克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国代表团支持坦桑尼亚刚才所作和其他代表团也已作出的提议。我认为,如果委员会在作出这样一项重要决定时只是把某人的内心感觉当作其做法的基础,那就是犯大错。

我们已经指出,我们首先必须一起讨论这些草案案文,只有通过这一过程,我们才能争取取得某种相互谅解。我国代表团认为,如果不尝试这种做法,那将是委员会的一个错误。我们再次认真地恳求同事们利用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机会。我们的工作可以尝试任何格式,同时考虑到古巴代表团和其他代表团建议的办法。在续会会议上,我们或许可以把我们的工作延长一天,以便作出最终决定。我请成员们记住,我们什么时候都可以投票表决;但是,认真协商的机会并不是一直有的。我们可能失去这样的机会,而且不知道,在可遇见的将来我们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在特别政治和非殖民化委员会(第四委员会)上不会有机会详细讨论这些草案案文:要处理的文件数量太多。

另一方面,这里聚集着已经处理过这些问题,并且了解其中每一个问题的成员。特别政治和非殖民化委员会(第四委员会)讨论处理的范畴要大得多,在那里讨论这些问题要困难得多--在大会会议期间更是如此。我们从以往的经验中知道,在大会上,这只是一个表决的问题。在所有其他的可能性还没有探索完结之前,我们为什么要采取表决的办法。

我们再次认真地恳求委员会成员严肃地处理这一问题。我们的观点同坦桑尼亚代表团一样,即我们不能把讨论推迟到遥远的未来,决不能无限期推迟。我们只是想设法造就一次机会,可以有一些额外的投入。

奎托夫人(古巴)(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在不想侵犯你的特权的前提下,我谨提议,我们看看你提出的两种办法:把辩论推迟到下届会议;或者对这两份文件作出决定,把它们交给特别政治和非殖民化委员会(第四委员会)进一步磋商,就象印度代表建议的那样。

为了帮助通过一个最终决定和结束这场讨论,每个代表团可以表明它们倾向这两项办法中哪一种,那样我们就

能看清委员会的最终立场。不然,我们就会各自阐述自己的意见。

我们认为有两个明显的选择:我们或者象印度代表建议的那样,通过这两份草案案文,把它们交给第四委员会,或者推迟讨论。

主席先生,或许你可以指出委员会应该怎么做。

阿塔尔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阿拉伯语发言):我们有责任找到一个现实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这样一种解决办法可以符合已经提出的建议。如果我们要修改决议草案和决定草案,目的应该在于鼓励各国同特别委员会合作。如果我们不能同这些国家建立一种合作的关系,我们就永远不会达到我们的目标。

对我来说,解决办法是清楚和直接了当的。象印度代表提议的那样,我们应该讨论这两份草案案文,同时考虑到俄罗斯联邦代表团的关注。主席已经建议,在作出最终决定之前,同各管理国进行磋商。如果这些国家愿意同委员会合作,委员会可以灵活从事,接受变动,只要这种合作继续下去。如果这些国家拒绝委员会合作我们为什么还要推迟对这些案文的决定?这样做有何意义?

在过去已经取得实际成就之后,我们委员会的成员们不能在还没有成果时就改变委员会的职权。我们需要灵活,但是他们也需要灵活,并需要证明他们的诚意。我们这届会议的工作同以往各届会议的工作很不一样,我们已经拿出了很大的灵活性,不论是在会议上,还是在会场外。我想这已经够了:在我们再进一步之前,我们需要非常清楚地了解我们的目标。本委员会已经受到攻击,许多人乐意在委员会实现其目标之前就结束委员会的授权。

简言之,我支持印度代表提出的建议。

主席(以英语发言):让我指出,前面提到磋商时指的是委员会内已经进行磋商。我们从未打算同管理国进行磋商,也没有提到过这类的磋商。

汗-卡明斯夫人(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以英语发言):我支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的立场,因为我认为,现在,推迟或许是最好的办法,能使委员会多数成员

都感到高兴。我们需要更多地承认自己的成绩;如果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我们应该用来达成一致,我们不应该预先判断这种协商的结果将会怎样。我同意古巴代表的意见,如果进行磋商,就不应该是非正式磋商,而应该在某种正式结构中进行,或许可在一个工作组中进行,我们可以在这一工作组中共同努力解决我们的分歧。但我认为,我们确实应该让我们自己有更多的时间。

虽然我们代表团对这些案文的实质内容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对案文的措辞却有些意见。正如我们所说,我们应该考虑到国际政治气氛。我们应该现实地评估目前的国际政治气氛如何,而不应该使用冷战的语言,或者是1960年代或1970年代的语言。我们应该努力反应各代表团的想,而且更加重要的是,反应这些人民本身的利益。我们真正应该谈的是这些人民的利益而不完全是委员会成员的立场。

各非自治领土的代表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讨论会上阐述了他们的立场。显然,他们所提出的立场并非与委员会通过的决议完全一致。我们应该考虑到各自治领土人民的利益和感情。

这些毕竟是本委员会应该处理的利益。如果我们照此行事并根据我们的立场作出决定,而不考虑到各地人民,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或许正在改变我们的任务。

我认为,我们应让自己有一些时间来思考这些非自治领土的想法——它们的利益是什么,它们喜欢或不喜欢的又是什么,当地局势如何等等。这种情况需要反映在决议中。我们年复一年地接受同样的决议,不作很多改动,但有时改动可能是极小的,却是微妙的,这些应当有所反应。我们不能认为因为没有出现重大的改动,决议应保持原样。尽管改动可能很小,它们反应出来可能是某种未来事态发展的开始。

主席(以英语发言):在继续开会之前,允许我总结一下迄今所作的讨论。我认为我的看法是正确的,而如我早些时候所说,以及得到古巴代表团所支持的那样,现在的问题是决定是推迟草案的通过还是今天予以通过。我恳请各位代表只就这两个问题发言。我认为各种立场已得到明确阐述,因此,各位代表可通过只就这两个问题发言而帮助主席取得一项协商一致意见。

阿塔尔先生(叙利亚)(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在你说明我们应作决定的问题之前就要发言。

但我只想澄清一点,我们要求主席进行协商,并不是意味着应在本委员会成员之间进行。在本委员会中有代表权的各国的立场人所共知。而如果不投票反对该决议草案的委员会成员提交了某些简单的修正案,这就不成为一个需要协商的问题。我们的立场已明确阐述,主席应与其他国家、而不是委员会成员进行协商。一些国家要求进行根本性改动,其他国家则不予接受。

同非委员会成员进行协商目的,是要改变第四委员会中的表决结果。我们需要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工作。我们的目标是支持和巩固本委员会的工作并与其他国家相互交往,而不是缩小我们之间的分歧。我们的立场是人所共知的,我们的表决纪录也是如此,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十分谨慎地考虑该问题。我们不需要本委员会成员国之间进行任何协商,它们都已在此或在大会届会议之前与其他国家协商中显示了自己的观点。我们的辩论应反应这一点。

主席(以英语发言):如果没有必要进行协商,我相信这次会议很久之前就已结束。事实是我们在就所有其他问题达成协议一致之后正被两个剩下的问题所拖住,这意味着确实需要同委员会成员进行协商。如果我们能够达成一致。本次会议现在早应结束了。

萨马纳先生(巴布亚新几内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你要求我们在本委员会面前阐明我们关于这些问题的立场。

巴布亚新几内亚在听取其他代表团的观点之后,将赞成坦桑尼亚代表所提出的建议。从技术上讲,他建议我们推迟就两项草案采取行动,这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还要提出时间是否充足的问题。看来有时间进行协商,我们赞成进行协商,这样我们能够研究这些草案。如果提出任何修正案,我认为我们应在采取行动之前予以适当和充分的讨论。

我们早些时候说过,我们将赞成协商一致意见。但似乎不存在这种协商一致意见,而鉴于主席要求我们每个人阐明我们的立场,我已表达了我们的立场。我们将赞成推迟,以便有时间检查措辞。如果从我们角度来看,我国代

表团认为这种措辞是恰当的。对于军事存在和外国经济支配的问题,我们将接受草案,但我们意识到其他领土有不同的观点,它们的想法和现实必须得到考虑,鉴于这些领土的实际情况和特殊性质,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我们也意识到直布罗陀的局势,它可能采取不同的立场,我们也意识到福克兰群岛的局势,它们将会有另外一种立场。新喀里多尼亚和关岛鉴于它们的情况,将支持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根据这一点,我支持花时间进行协商。

主席(以英语发言):巴布亚新几内亚代表支持坦桑尼亚代表早些时候提出的建议,即推迟有关决议草案的行动,而不是推迟有关它的协商。

姚毓华女士(中国):关于这两个决定草案和决议草案,中国代表团愿参加协商一致。对主席提出的决议和决定草案,中国代表团没有困难,但是既然俄罗斯代表和一些代表表示希望能够推迟,我认为坦桑尼亚代表表达了中国代表团的意见,我们同意推迟行动,但并不等于推迟至无限的期限。

我想问一下,推迟采取行动最晚可以到什么时候、这一点因为属于程序性问题,所以想问一问秘书处:如果我们能推迟到本周到下一周结束,那么尽可能听一下其他持不同意见代表团的观点和想法,可以考虑他们的一些意见。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最后达成最后一致,我们仍然有可以采取投票行动的可能。所以中国代表团同意推迟行动。

主席(以英语发言):如果我对中国代表的理解正确的话,她赞成推迟行动,而不是推迟协商。

姆瓦姆布卢库图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早些时候指出,我们对所涉的两个草案没有异议,但如果问题是在通过与推迟之间直接选择,则产生了一些困难,所以我会选择通过。我认为,为了我们一直在这里所说的一切,我们可以花时间来协商,这样我们可以推迟就这些问题采取行动,支持我们做好这样做的准备。是的,我们想取得协商一致意见,但这并不排除进行表决。我们处于不上不下的位置。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对坦桑尼亚代表团的立场的理解是,他坚持最初关于推迟行动而不是推迟通过的立场。对吗?

姆万布卢库图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以英语发言):如果表决不是关于——

主席(以英语发言):在这一阶段我们不谈表决的问题。

奎托夫人(古巴)(以西班牙语发言):在我们的辩论进行时,我更加相信你的决定或你的理解有时是十分及时的。根据坦桑尼亚代表刚才在他的请求中所说的话,这点更是如此。遗憾的是,这不能改变古巴的立场。有两种选择,我们所赞成的选择是通过决议草案和决定草案。

主席(以英语发言):古巴赞成通过。

萨马迪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也赞成通过。但是,由于英语不是我的本国语言,我希望进行澄清。

我不知道推迟行动和推迟通过之间的的确切差别,我愿十分清楚了解这点。

主席(以英语发言):所想做的是原则上通过决议草案和决定草案,但是暂时搁置其实施直到委员会成员们肯定地同意它们可以生效——即,给予机会审议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审议的各项修订案。

我希望我的解释至少抓住了成员们意图的本质。有无帮助?

萨马迪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英语发言):那么我们将要通过决议草案和决定草案吗?

主席(以英语发言):对,如果这是协商一致意见的话,我现在正在收集成员们的意见。伊朗代表团的立场是什么?

萨马迪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赞成通过摆在委员会面前的两个草案。

迪兰先生(塞拉利昂)(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也赞成通过。

姚毓华女士(中国):我刚才讲到中国代表团的立场是,同意这次行动,是指因为一些代表团提出需要有一些时间来进行协商,而且俄罗斯代表已一再表示他的代表团希望能够给予一些时间阐明他们的一些观点、建议和修正的意见。至于委员会其他成员是否能接受是另一回事,但是至少他可表达他的修正性意见。那么经过一段协商以后,我们再开会,或通过会议来进行正式或非正式协商。通过一段协商如仍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我们仍可采取投票方式来表决。我所指的推迟行动是指这个概念。如果我的理解是正确的话,那么中国代表团表示我们同意推迟行动。但是推迟到何时,是否可以有一个具体期限,比如说推迟到本周末或下一周,不能无限地推迟。

主席(以英语发言):中国代表的评论给我们机会进行澄清。我们是否可进行动解释?

决议草案和决定草案原则上得到了接受,但是推迟行动。如果协商成功的话,将在商定的时限内进行实施。否则,如中国代表所建议,两个草案应该付诸表决。

是这样吗?

姚毓华女士(中国):是这样。

维斯瓦纳坦先生(印度尼西亚)(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同样也可同意决议草案和决定草案。我们过去曾支持过相应的草案,我们准备支持现在摆在委员会面前的草案。

但是,由于主席先生你将两种选择在委员会面前,我要重复我们宁愿今天完成委员会的工作。决议草案可以在这样的谅解下通过,即如果必要的话,我们可能回过头来通过。

主席(以英语发言):看来我们已达成了协商一致意见两个草案将被通过而不是推迟,但是将推迟有关它们的行动。

拉徒那塞瓦先生(斐济)(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希望参加关于推迟行动的协商一致意见。我们对于决议草案和决定草案没有任何问题。

主席(以英语发言):看来我的理解是正确的。

萨马纳先生(巴布亚新几内亚)(以英语发言):我不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所提的问题是否得到充分答复。

我们的理解是,推迟行动的目的是要给予时间进行协商,以及在未能达成协议的情况下我们将考虑投票或用其他方式解决该事项,我们的理解是否正确?

主席先生,在你总结情况时,你说原则上将通过这两份草案,直到谈判产生某些妥协之时。

我不能肯定现在的立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提出的问题,我们需要搞清楚。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相信中国代表会同意我的看法:决议草案和决定草案应在原则上予以通过,但是,如果委员会同意的话,应推迟采取行动,直至谈判肯定并完全证明对这些问题已达成一般性协议。

姚毓华女士(中国):关于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提出的问题,也是我想提出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要推迟到什么时候能完成我们的行动?

主席(以英语发言):现在的问题是,各位代表希望怎么样?他们需要或想要多少时间?我的任务是了解代表们的愿望并予以转达,以便至少我们知道我们达成的协议是大家的愿望。

维斯瓦纳丹先生(印度)(以英语发言):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如果我们能暂停会议5分钟左右,我们可以进行磋商,我想那个时候我们就能回答主席的问题。

萨马纳先生(巴布亚新几内亚)(以英语发言):我认知印度代表提出的观点,但是我认为我们现在可以做出一个决定。我想时限应定在8月左右;这将使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就这一问题彼此进行磋商并在大会五十届会议之前采取行动。

谢尔巴克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从我国代表团观点看来,最好的时限将是我们复会之前,因为无论如何我们将开一次委员会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我们将审议

有关同联合国专门机构合作的问题。在那之前,我们有足够时间进行磋商并正如我们所说,努力搞出一份大家都接受的案文。

主席(以英语发言):如果各位代表希望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休会5分钟。

下午5时05分会议暂停,下午5时20分续会。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巴布亚新几内亚代表传达磋商结果。

萨马纳先生(巴布亚新几内亚)(以英语发言):大多数代表都认为,我们应当延期对委员会面前的这两份草案采取行动。这种延期将使委员会成员有时间就任何提议的修正案互相进行磋商。如果任何修正案获得一致接受,决议草案的新文本就将提交委员会。但是,如果就训修正案没有达成协商一致,则委员会将重新开会审议现在摆在它面前供其考虑的提案。这就是我对大多数委员会成员立场的一般理解。

代表们还希望有确定的时限,他们认为至少需要一个星期进行磋商。还有人提议,这些磋商应没有名额限制,以便使所有代表都能参加。

主席(以英语发言):有人提请我注意一个技术性问题——即我们应当说“推迟”,而不用“延期”一词。

对磋商结果是否有任何见解?

奎托夫人(古巴)(以西班牙语发言):我将非常简短。我们对在特定时间不对草案案文采取行动的技术性含义所作的解释同巴布亚新几内亚代表提出的解释完全一样。

鉴于我们面前有两份草案,我们认为,一个星期——最多两个星期——将使我们有充分时间进行磋商。因此,我们应当具体决定何时召开会议。该会议应至迟在8月第一个星期召开。

如果我们就某些修正没有达成协议或磋商一致——我们重申,我们面前的这两份草案案文构成了我们进行谈判的基础——则我们将开会仅就两项草案作出决定。

阿塔尔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的理解是,委员会将在7月底或8月初开会。我有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届时没有法定人数的话,那么我们将在什么时候开会?因为不够法定人数,因此本月份很难召开委员会会议,因此,我们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大多数代表8月份都可能在别的地方,则什么是解决办法?我们怎样处理这个问题?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希望委员会成员将处理叙利亚代表提出的问题。

谢尔巴克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们在原则上可以接受巴布亚新几内亚代表所概述的对妥协的这种解释。我们对它的理解非常简单,即就问题实质而言,我们推迟就草案案文作出决定,以便使大家有时间进行额外磋商。这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我认为各代表团都将努力最充分地利用这个机会。

按我的理解,巴布亚新几内亚代表是说,如果我们没有磋商过程中达成一致,则我们将自动重提旧的草案,然后再将它付诸表决。我们原则上也同意这个意见,因为鉴于我们没有任何其他草案,这种局面就同我们今天的情况完全相同。但是,我们至少有时间进行磋商。

我认为,8月份达到法定人数并不困难,因为届时要么已经达成协议,要么就将进行表决。对素质这样高的外交官来说,这并不需要做很多工作。代表团中合格的人员也可以从事这项工作,因此,我认为不会出现法定人数问题,因为那时每个代表团中至少应有一个外交官留下,没有那个代表团会完全无人照管。

因此,获得法定人数不应是一个大问题。但是我要请各代表团以现实的态度对待确定时间范围问题。这些事是复杂的问题,委员会有24个成员,必须征求所有成员的意见,也许要不至一次地征求,这将需要一些时间。我国代表团促请各成员在确定我们什么时候就草案作出决定把这一点考虑在内。正如代表们正确强调的那样,这不应迟于我们的续会,但又不要在续会之前太久,至少给我们三个星期磋商时间。从原则上讲,三个星期与两个星期之间没有多大差别,但从实际角度来看,它影响到磋商,因为除了他们在委员会的工作外,成员们负有广泛的义务;

应当有尽可能多的时间,以使协商不致仓促进行,而是作到认真细致。

主席(以英语发言):鉴于我们可支配的时间有限,我再次呼吁各成员作到简短扼要。

汗·卡明斯夫人(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以英语发言):我只想就我所关心的法定多数问题作一澄清。我记得在我们第一次谈到设立一个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时,秘书处告知我们,在这样一个工作组中没有必要确定法定人数。也许委员会可以设立一个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我相信,感兴趣的代表团将会参加,以便我们能够拟出某种订正草案。这样就没有必要确定法定人数。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大会事务司司长发言。

佩尔菲利耶夫先生(大会事务司司长)(以英语发言):我刚参加完这样一个工作组的会议。一个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的成员是不固定的,因此,我们从来都无法确定某次会议会有多少人参加,但是当然一个工作组的目的是为一个机构起草一项决定,在工作组的讨论期间,由于有各个地理集团等等参加,可以看出某项决定接近于获得全体成员的一致同意。因此,再把决定提交给全体委员会时,成员们多少知道该项决定已得到某种普遍支持。

维希瓦纳坦(印度)(以英语发言):在我们谈法定人数时,我们并不关心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法定人数;我们关心的是我们通过草案时会议的法定人数。如果成员的数目不够,那么我们会处于一种比现在更为困难的处境。这是叙利亚代表曾表示的关切。我认为处理这个问题的一个办法可以是,现在确定我们将举行会议通过草案的日期,以便人们能够为参加会议订出计划。

我们的俄罗斯联邦同事说,两个星期与三个星期之间没有什么区别,我希望是两个星期。如果我们在能够得到服务的情况下可以在8月1日之前举行会议,那么现在确定日期,并计划举行两次会议,以备万一有此需要。如果会议的目的显然只是通过草案而草案,而不是进行讨论,那

么我们就可以计划举行一次会议。但是我们应当现在就决定日期。

萨马迪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英语发言):我很高兴我们正在就程序问题达成一致;我赞赏主席和我们的其他同事作出的努力,我认为,建议确定两星期会期并明确我们会议的确切日期有助于保证法定人数。至少与会的每个人都会参加。我只想澄清一点。我们复会时,我们手头将会有现在摆在我们面前两项草案和另一项已取得协商一致的草案,还是只有目前的两项草案?如果进行表决,那么是就这两项案文,而不是就协商产生的任何案文进行表决。协商的结果只可能是达成一项协商一致。

谢尔巴克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认为印度代表对我的意思有点误解。我的意思说,对于通过一项决议来说两个星期与三个星期之间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就协议而言,差别就很大,考虑到其他成员的意见,我国代表团希望有一个合理的期限,考虑到需要讨论的各种问题,我们确实认为应当有多点时间。

奎托夫人(古巴)(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要表示同意伊朗代表的话:如果没有协商一致案文——它应当以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两项草案为基础——我们就举行会议就目前的决议草案和决定草案采取行动。

我们认为,自星期五以来我们一直在压力下谈判,我们有做法是灵活的。我们有两项草案;许多代表团已说过他们能够接受这两项案文。现在有人要求有更多的超过需要的协商时间。我国代表团认为,两个星期已经足够。我们愿意接受把8月份的头几天作为我们下次会议的日期。

主席(以英语发言):多数人的意见似乎是,我们应当在两星期后再举行会议。

因此,将根据何时会有会议服务的情况,在8月份第一个星期召开一次会议,具体日期再定。

姆万布卢库图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以英语发言):我一直在同叙利亚代表讨论法定人数的问题。虽然秘书处正在寻求在8月下半月期间举行协商的确定日期,

在9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举行正式会议可能比较方便,几乎每一个人都可能参加。

主席(以英语发言):又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如果没有其他代表要发言,我是否可以认为,委员会赞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的建议?

萨马迪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倾向于我们遵守在8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内举行会议的协商一致意见,而且我们认为,我们会有法定人数参加。虽然,如果我们发现我们不能达到法定人数,而我们又必须召开一次会议时,届时我们可以讨论这一问题。但是,我们已经确定8月1日为这次会议的日期。

主席(以英语发言):现在看来,我们似乎不能肯定8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因为这段时间似乎是最忙的时间,我认为,一个星期的时间不会有什么差别。我们需要有会议服务,如果不能保障8月份第一个星期中有会议服务,我建议我们选第二个星期。

维斯瓦纳坦先生(印度)(以英语发言):我们是灵活的,取决于服务设施供应的情况。

在我们结束今天的讨论之前,我愿对小组委员会的报告提出一项订正案,虽然这份报告已经通过,在美属维尔京群岛的问题上,有一点事实不精确,这只是一个事实的问题,而不是价值判断。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讨论会上已经对这一情况作出澄清,而且我也在委员会上的一次发言中提到这一点。如果允许的话,我愿提出一项小小的修正案。

主席(以英语发言):如果这只是一个事实问题,而且确实不影响执行的实质内容,委员会是否同意把这一变动告诉秘书处;当然,委员会应当知道这一变动是什么。然而,我想避免再作更多辩论的任何可能性,因为,作为事实提出的,也很容易被解释为是价值判断。因此,如果这仅仅只是纠正一项事实,我建议印度代表告诉秘书处处理解决。

我感谢印度代表的谅解。因此,这项变动将以一份勘误的形式印发。

奎托夫人(古巴)(以西班牙语发言):这次会议结束时我们是否可以确定,我们的下次会议将在8月份的第二个星期中举行?

主席(以英语发言):秘书处正在检查可能的日期,看来第二个星期是可能的。一旦日期确定后,我们将通知委员会各成员。

奎托夫人(古巴)(以西班牙语发言):在会议结束之前,本着为委员会的工作和顺利履行委员会的任务作出贡献的精神,古巴愿再次指出,现在我们讨论程序问题已有好几天,并遇到了一些拖延。

我们认为,秘书处本应提请委员会注意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两项草案提交得很晚。我们在以前多次提出,这种情况引起辩论,而且尽管我们极为灵活,但却使我们牺牲这些草案。甚至在今天,就在我们决定把被这两项草案的辩论推迟到稍后日期的时候,我们不幸仍然不知道会议服务部门是否将会为我们8月的会议提供服务。

为使秘书处适当注意到本委员会主席团作出的决定,我们还要指出:我们本想向委员会各成员散发1995年6月29日的文件A/50/263。该文件出现于大会第五十届会议临时议程第121项目之下。在附件第三节中,本委员会在“委员会——即特别委员会——秘书的来信”的标题下提出一项有关会议模式的建议,它指出:

“该问题是在委员会1995年1月30日的主席团会议上提出的,各位成员在会议期间根据工作小组提出的载于大会在其第四十九届会议上通过的特别委员会报告的建议,一直同意保持为1995年届会的各次会议作记录的做法(A/49/23(第一部分))”。

“在同一次会议上,主席团成员还决定在1996年再次审查该问题”。(A/50/263,附件第三节)

此外,我们工作小组的报告(A/AC.109/L.1835)建议保留逐字记录。

当然,古巴代表团尊重任何代表团提出的看法的权利。然而,如果我们关心本委员会的信誉的话,那么当本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忽视一个事实的时候,秘书处和有关方面应继续执行已作出并正式提交给本组织有关机构的决定。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要对由于始所未料的转变所引起任何困难表示无条件的抱歉。我要向各位成员保证,我将尽力确保我们尽一切可能促进委员会的利益以及正在这里审议的那些领土人民的利益,直至明年。不管我们可能有过什么样的困难,我希望各位成员将继续表现出谅解和容忍。

除有关各专门机构、外国经济利益集团和军事活动的项目之外,委员会已结束其对议程上项目的审议。委员会在下次会议将在《日刊》中宣布。

阿塔尔先生(叙利亚)(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鉴于我们已完成本委员会的工作,我谨借此机会感谢你为取得本阶段的协商一致所协调的重大努力。我还要感谢秘书处所做的工作。我们可从他们的面孔中看出他们是如何疲劳,因为他们也为这项工作付出了大量努力。

诚然,对于本委员会的工作仍然存在意见分歧,这是完全正常的。这种情况是会发生的。但我们的目标是向前推进,我们希望今后的会议将比我们刚进行的会议轻松。

主席先生,鉴于你的智慧以及对工作的十分干练的协调,我们相信未来的会议将会取得辉煌的成功。

奇恰尔巴克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想表示与叙利亚代表刚才所讲话相同的看法。谢谢你,主席先生。

萨巴纳先生(巴布亚新几内亚)(以英语发言):我谨对叙利亚和俄罗斯联邦代表表达的感想表示赞同,并对你指导本委员会工作结束的努力和领导才干表示称赞。我预祝你在会议余下的时间里圆满履行你的职责。

杜林先生(塞拉利昂)(以英语发言):我必须补充一项我的同事刚才所说的话,以免失职。

主席先生,尽管我们把两项问题的解决推迟至8月份,我仍然要向你表示:塞拉利昂代表团深切感谢你十分干练地主持了这些审议工作。我作为一个塞拉利昂人,十分自豪。我对你的各种努力致以良好祝愿。

姚毓华女士(中国):我想与叙利亚代表以及其他代表一起,感谢主席在这一非常困难的时期接受了代主席的任务,然后以你的聪明才智很好地指导了本委员会的工作。

我还要感谢秘书处的女士们和先生们。我们知道,从西班牙港举行的讨论会开始以来,一直在进行紧张而勤奋的工作。我们也应该感谢我们的口译员、技术员以及逐字记录员,他们的确与我们一起超负荷工作了这么长时间。

除此以外,我还想呼吁委员会的全体同事能够在下次会议开始之前进行充分的协商,使我们这次会议的协商一致精神能够继续下去,并且希望能够在协商的过程中取得一定的成果。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佩尔菲利耶夫先生发言。

佩尔菲利耶夫先生(大会事务司司长)(以英语发言):我们将尽全力继续及时向委员会提供所有工作文件。我

认为,本届会议上不仅本委员会的情况一直如此,而且关于小领土的小组委员会情况也是如此。

至于文件草案,我们将继续对主席或各代表团提供所需的所有支持性的材料,但是我们当然期望各代表团本身迅速提出草案--由一个代表团或一批代表团提出--提出后,我们将期望可能某些其他代表团又加入到提案国的名单之中,以使这些草案能够及时以所有语文件出现在委员会的会议上。至于主席本人可能愿提交的任何决议草案,我已说过,我们当然将以所有的支持性材料帮助他,但是,象往常一样,提出这一决议草案的责任在于他自己。

我们将竭尽全力尽最大可能为委员会效劳,并且将继续对委员会成员的任何建议迅速作出反映,尤其是来自主席和主席团的建议。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各代表团对我所讲的友好的话。

最后,我愿代表委员会并以我本人的名义对口译人员的出色工作表示我们的深切谢意。我们十分感谢他们,并且欣赏他们的努力、容忍和耐心,我们希望在将来他们也会这样对待我们。

下午6时05分散会